

广西高校重点建设学科文艺学学科  
河池学院 广西高校重点建设实验室文学创作人才培养基地 系列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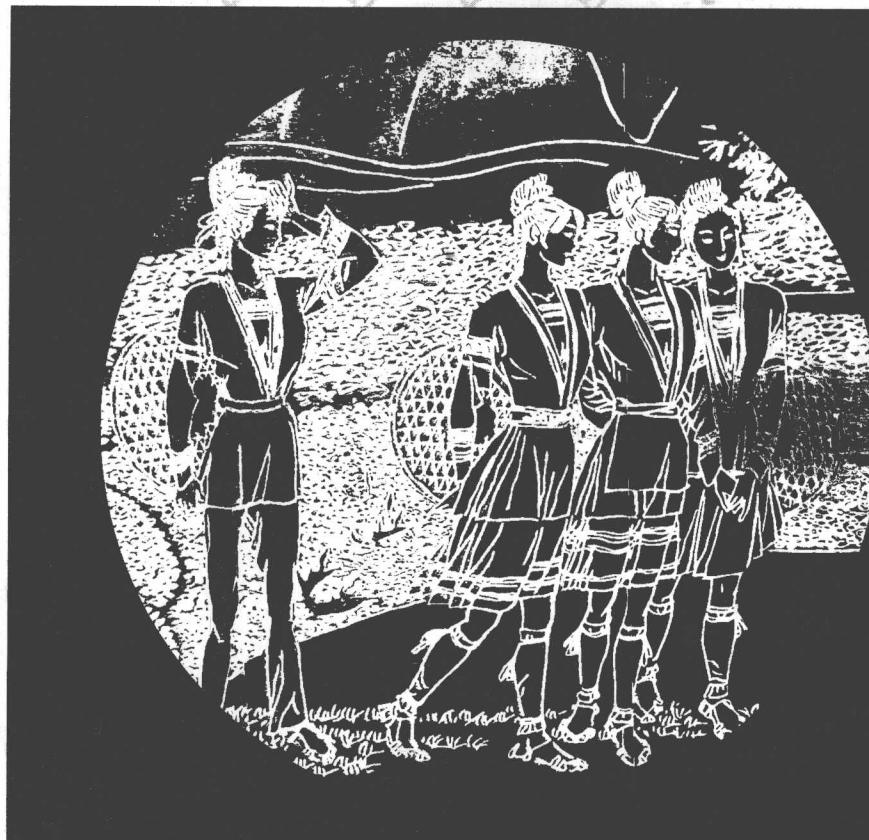
歌海寻芳

河池「广西歌王」传

钟纪新 主编

广西人民出版社

河池学院 广西高校重点建设学科文艺学学科  
广西高校重点建设实验室文学创作人才培养基地 系列丛书



歌海寻芳

河池「广西歌王」传

钟纪新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歌海寻芳:河池“广西歌王”传/钟纪新主编.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9.8  
(河池学院广西高校重点建设学科文艺学学科广西高校重点建设实验室文学创作  
人才培养基地系列丛书)

ISBN 978-7-219-06722-2

I . 歌… II . 钟… III . 歌唱—演员—列传—广西 IV . K82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53550号

**策    划:** 彭青梅

**责任编辑:** 彭青梅

**歌海寻芳——河池“广西歌王”传**

**钟纪新 主编**

**出版 广西人民出版社**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6号 邮政编码:530028 <http://www.gxpph.cn>)**

**发行 广西新华书店**

**印刷 南宁市桂川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32.5**

**版次 2009年8月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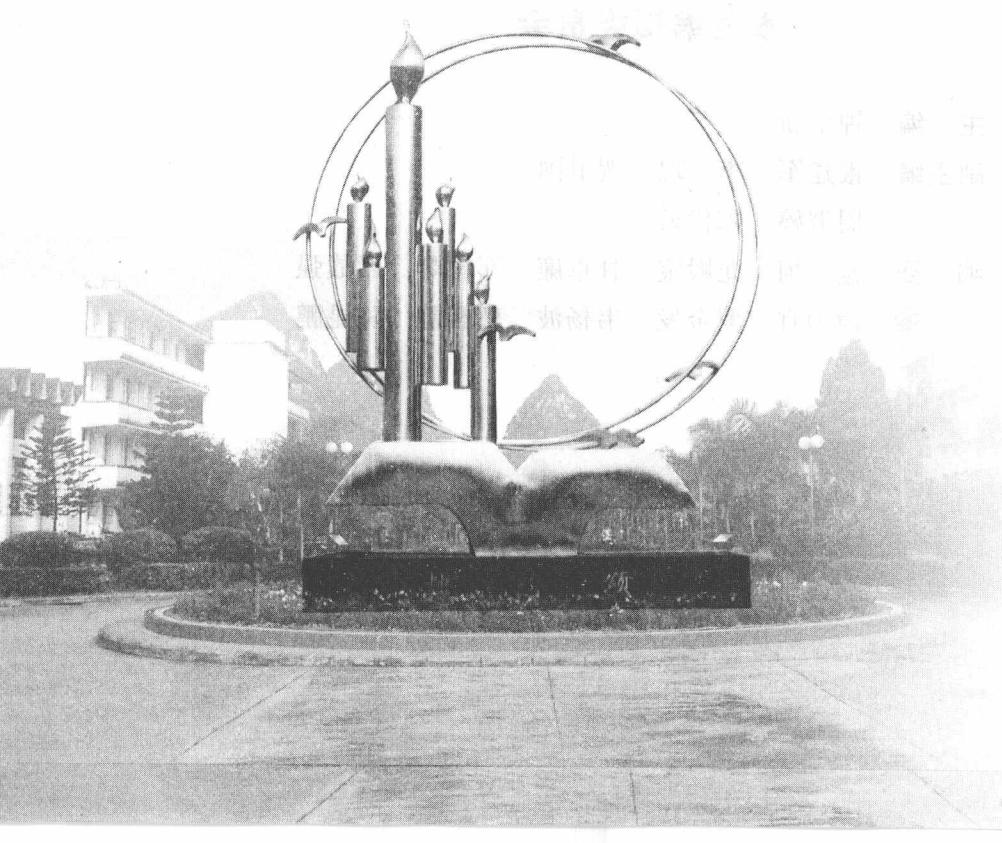
**印次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19-06722-2/I·1208**

**定价 200.00元(全5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河池学院 广西高校重点建设学科文艺学学科  
广西高校重点建设实验室文学创作人才培养基地 系列丛书



## **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 银建军**

**副主编 温存超 席战强 蓝 柯 钟纪新**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韦广雄 韦丽春 农迎春 何述强 罗之勇

罗岗生 罗相巧 钟纪新 施铁靖 席战强

黄 白 银云忠 银建军 曾宏华 董塔健

覃福珠 温存超 谢 铭 谢春艳 蓝 柯

谭为宜

---

## **本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 钟纪新**

**副主编 银建军 李 琨 贺卫国**

周淑婷 陈代云

**编 委 蓝 柯 龙殿宝 甘卓廉 邓国琴 席战强**

谭为宜 罗金发 韦杨波 郭雅静 陈昆鹏

# 总序.....动

银建军

在九万大山山麓，在红水河流过的地方，在壮族歌仙刘三姐的故乡，仿佛明珠镶嵌般坐落着一所崭新的高校——河池学院。

2006年，河池学院文艺学学科和文学创作人才培养基地顺利通过教育厅专家组的评审，被批准为广西高校重点建设学科和广西高校重点建设实验室。

河池学院文艺学学科建设主要包括三个教学与研究的方向：文学创作人才培养方向、红水河民族文化和民间文学研究方向、广西当代文学研究方向。这三个方向，在河池学院的大文科建设中，或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或具有得天独厚的研究资源，或具有良好的教研传统，或积累了较多的成功经验，或起步于前人尚未充分重视的领域，或具有较前沿的理论开拓与创新……它能成为省级高校重点建设学科，是有关领导和专家关心、帮助、支持的结果，也是我院诸多教学工作者抛洒汗水、辛勤耕耘的必然收获。

深厚的人文底蕴，良好的写作风气，强烈的走出大山的渴望和追求等，构成了河池学院及其前身河池师专浓郁的文学写作氛围。宜州，地处红水河文化的中心地带，是桂西北在古代长期于此设置行政官署的古城之一。宋庆历年间三元及第、官至宰相、名扬后世的冯京就出生于此。比冯京晚生二十四年的宋代大诗人、大作家黄庭坚因参与改革，被守旧派称为奸党，列名刻石于元祐党人碑，其晚年被除名编管宜州，因其名气之大，亦因此给宜州带来了崇文重教的良好风尚。在黄庭坚死后不久，宜州人为其建山谷祠，立衣冠墓，并设立了著名的龙溪书院。明代著名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曾于1638年春在宜州探险览胜，体察风物，前后历时一个月，在其名著《徐霞客游记》中，留下了四十一页共计两万多字的优美文字。太平天国著名将领石达开率军辗转西南时，亦曾于宜州驻军，并率其部将于宜州城北会仙山上

吟诗斥佛，后人将其与部将的唱和诗章勒石于壁，于今已成为白龙洞前著名的旅游景观。民国年间，著名科学家、教育家及文化名人竺可桢、丰子恺、谈家桢、苏步青、张其昀、胡刚复、马一浮等先后涉足这块土地，推动了当时的抗日救亡工作和社会文化教育事业。风物种种，地灵人杰，使河池学院的前身河池师专自建校始就氤氲着浓郁的古文化气息和文学氛围。

在我们这所学校的文科教师队伍中，有相当多的学者如刘启真、韦启良、韦秋桐、李果河、温存超、颜新云、钟纪新、何述强等，他们一手教书育人，一手搦管为文，借文化传统之力，育文学写作之才。而桂西北恶劣的大石山环境，又常使本地学子产生一种走出山门、闯荡世界的激情。可以说，是这种因素形成了河池学院良好而浓郁的文学氛围和写作传统，使河池学院及其前身蓬勃发展的校园文学社团现象成为广西及至全国高校中一道独特而亮丽的景观，中国不少著名作家、诗人、评论家都曾投以关注的目光，或前来讲学，或挥毫题字，或捐赠书籍、资金，或为之出谋划策。

正是在这样风调雨顺的大气候中，“好风凭借力”，终于崭露了像东西这样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像凡一平这样获得广西铜鼓文学奖及以电影《寻枪记》创下2002年中国电影国产片最高票房而蜚声中国影视界的作家，也崭露了如黄土路、何述强、王卓、钟纪新等一批获得过各种省级文学奖的文学新人，亦因此，河池学院的这一现象曾被外界誉为“河池学院文学现象”。2001年5月，由李果河副教授带头主持的“构建写作社团活动课程，培养高素质、多能型写作人才”的教学研究课题，荣获了广西普通高校第四届教学成果三等奖。

河池学院地处红水河文化的中心地带。奔流不息的红水河千百年来以母亲的情怀滋养哺育着两岸的英雄儿女。这里，居住着壮、瑶、仫佬、毛南、苗、侗、水等八个少数民族，包括全国只此一个的两个少数民族自治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和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各民族的先民在这块土地上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和民间文学，金色的铜鼓，五彩的绣球，斑斓的壮锦，别致的干栏，连情的歌圩，神秘的傩戏……它们以独有的民族特色正越来越多地吸引着世界的目光。这里，既产生过贫困也一直蕴藏着富饶，既有过叹息也一直点燃着希望。这里，就是被誉为“水电之乡”、“有色金属之乡”、“长寿之乡”、“歌仙刘三姐的故乡”和“红七军的故乡”的“五乡”之地——河池市。红水河上拟建的十个梯级电站有四个在河池市境内，现已建好了三个，即将建成的龙滩水电站，其年发电量仅次于三峡电站。南丹及罗城的锡矿蕴藏量及开采量也仅次于云南个旧，被誉为世界第二“锡都”。据2006年2月统计，巴马县百岁以上的长寿老人已远远高于世界已被确认的四个

“长寿之乡”(俄罗斯的高加索、巴基斯坦的罕萨、厄尔多瓜的比尔班尼、中国新疆的南疆)。歌仙刘三姐以其美丽善良、疾恶如仇、机智善唱的形象赢得了中国乃至世界人民的喜爱,刘三姐的故事典型地体现了壮族集体深层潜意识和古壮族淳朴热烈、刚直爽朗的民风,到今天,“刘三姐文化现象”已引起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关注。而由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红七军在东兰等地创建革命根据地,与敌人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历史,更是红水河文化史册上最光辉的一页。然而这些丰富的文化资源,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挖掘整理和深入的研究,未能在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中发挥其巨大的潜能和应有的作用。作为身处这一文化中心带的河池学院,理应在这方面发挥出更多的研究优势,有所突破和进展。

河池出作家已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要开列一批在国内有一定影响的河池籍作家的名单,这个单子可列出长长的一串。对于当代广西文学和河池作家的关注,是我院的一个优良传统,我院教师注重对广西当代文学创作的研究,评论广西作家作品,形成了河池学院文学评论方阵,学院学报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辟《广西作家研究》专栏,对广西文学创作的理论探讨与建设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与贡献。早在八十年代末东西、凡一平初涉文坛之时,河池师专教师即向人们推荐和评价这两位有前途的文坛新人。此后,又先后于1993年12月、2000年12月主办了“凡一平、东西(田代琳)文学作品讨论会”(广西作协、河池日报社、三月三杂志社协办)和“桂西北作家群研讨会”(广西文艺理论家协会、广西作协、河池师专联合主办),邀请著名作家、评论家、编辑和记者参加讨论,并刊发讨论会纪要和相关评论文章,形成较大的影响。近年来,我院一批年轻教师在这方面又做了不少研究工作,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项研究对于促进广西的文学事业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也是比较新颖和前沿的,但愿它也能像广西作家一样不断地给世人一个又一个的惊喜。

现在,以文学创作人才培养研究、红水河民族文化和民间文学研究、广西当代文学研究为支撑点的河池学院文艺学学科已成为广西高校重点建设学科,这是上级领导、有关专家学者对我们的信任与期待,也激励着我们更加努力地完成这一光荣的使命。为了展示重点学科建设和重点实验室建设的成果,我们出版“河池学院广西高校重点建设学科文艺学学科、广西高校重点建设实验室文学创作人才培养基地系列丛书”,这套丛书,是我们抛洒汗水、辛勤耕耘的一个收获,但愿它不是一个无意义的存在。同时,也是怀着抛砖引玉之心,我们期望着有更多的兄弟院校及专家学者能给予我们更多的帮助和支持,使我们前行的步伐能更快一些。如果数年后,本学科能成为广西高校重点学科,那将是我校的荣幸,也是桂西北的

荣幸。

鲁迅先生说过，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但愿我们的身后也能有一条路，数年后回首，深深浅浅，皆是跋涉的足印。

是为序。

2009年8月10日

# 目 录 .....

- 山歌好比春江水(序)... 1
- 甘宗安:唱得江河水倒流  
——记宜州“广西歌王”蓝翠丰... 11
- 覃荣韬:用歌声呼吸的人  
——记宜州“广西歌王”谢庆良... 24
- 韦奕忠:望断天涯路的山歌情  
——记宜州“广西歌王”刘应林... 30
- 吴芳兰 覃小杏:唱好人生歌一曲  
——记宜州“广西歌王”何现光... 45
- 李莉丽:手摘桑叶嘴唱歌,桑枝当笔搞创作  
——记宜州“广西歌王”黄月香... 63
- 谯丽:春风几多歌几多  
——记宜州“广西歌王”黄月霜... 78
- 黄荣利:海到无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  
——记宜州“广西歌王”蒙启业... 92
- 刘金萍:天上人间逍遥叹  
——记宜州“广西歌王”韦蒙华... 102
- 黄彩合:山歌人生,诗意图居  
——记宜州“广西歌王”韦蒙华... 115
- 陈晶 刘光柱:梦想与激情的碰撞  
——访宜州“广西歌王”覃艳芳... 128

- 梁彩霞 杜顺芳:山歌情深深几许  
——记宜州“广西歌王”磨海英... 141
- 罗耀琼 蓝吉颖:山歌诱惑,潮落有声  
——记宜州“广西歌王”覃一妹... 155
- 丘 珑:山歌唱到北京城  
——记罗城“广西歌王”蓝承群... 168
- 班 靖 范小琳 李瑞英:仫佬青山绿水处,百灵高歌夺双冠  
——记罗城“广西歌王”罗周兰... 183
- 王瑞霞 陈超超:拨动田园之情,传承美妙之音  
——记罗城“广西歌王”蓝承美... 192
- 王海阳 姚丽凤:流淌在岁月里的歌  
——记罗城“广西歌王”陈联光... 200
- 戴大菊:悠悠仫佬山歌情  
——记罗城“广西歌王”贝荣明... 215
- 陈 睿:山花烂漫,歌海澎湃  
——记罗城“广西歌王”贝荣明... 227
- 韦文君:风雨一生歌一生  
——记河池“广西歌王”韦健康... 239
- 胡文华:衣带渐宽终不悔,只为山歌醉人肠  
——记河池“广西歌王”郭桂英... 256
- 黄 芸:剪不断,理还乱,山歌情缘绕心间  
——记河池“广西歌王”刘菊鲜... 281
- 罗晓敏 唐 雪 蔡三锋:都是山歌惹的祸  
——记南丹“广西歌王”韦金祥... 293
- 古秀芬 陈雪珊:素洁非世俗,馨香一枝梅  
——记南丹“广西歌王”王素梅... 307

- 崔荣艳** :那一湾如水歌幽幽  
——记南丹“广西歌王”谭秀英... 316
- 练彩利 唐 瑰**:红花还须绿叶扶,丹州有女传山歌  
——记南丹“广西歌王”邹碧银... 328
- 刘菊辉 文玉群**:风雨路上的行走者  
——记南丹“广西歌王”杨光芬... 341
- 卢桂斌 陈 满 何 璐**:山中回荡的风流声  
——记南丹“广西歌王”梁天球... 354
- 莫慧仪 韦金莉**:唱出生命的诗意  
——记南丹“广西歌王”莫秀春... 368
- 苏丽君 甘伟燕 王 川**:在甜蜜的山歌中微笑  
——记南丹“广西歌王”蓝国权... 381
- 韦福晓 黎 壤**:锡都山歌王中王  
——记南丹“广西歌王”黄伟南... 388
- 韦干宁 程亚丽**:水流千丈自成音  
——记南丹“广西歌王”蒙彩珍... 397
- 韦宏益 杨 艳 黄泽栋**:心灵深处的天籁  
——记南丹“广西歌王”覃伟华... 408
- 王 胜 吴祥梅**:彩虹总在风雨后  
——记南丹“广西歌王”龙江成... 419
- 李海霞 李 柔**:文化馆里的歌王站长  
——记东兰“广西歌王”牙剑锋... 428
- 黎 豪 梁飘凤**:凤鸣东兰  
——记东兰“广西歌王”韦美莲... 434
- 陈启凉 韦介国**:彩蝶破茧的美丽  
——记东兰“广西歌王”张玉新... 446

**黄菊丽 宋先鹏**:高山上的黄莺鸣翠柳  
——记天峨“广西歌王”罗雯蔚... 456

**黄燕妮 罗 涛 王 晓 黄胜吉**:高山平湖鸾凤舞,天峨“双凤”齐称王  
——记天峨“广西歌王”叶凤鸾、龙凤飞... 463

**黄胜群**:红水河畔跃动的山歌精灵  
——记天峨“广西歌王”朱承杰... 473

**莫雁昌 王学英**:歌中自有艳阳天  
——记天峨“广西歌王”莫比翼... 486

**杨天元 李 雨**:歌声明天依然响起  
——记巴马“广西歌王”陈福堂... 494

**诸葛明月 郑丰富**:风光无限在山歌  
——记都安“广西歌王”袁国华... 499

## 山歌好比春江水(序)

钟纪新

在一个充满浮躁和势利的年代,能够为心灵疗伤的,似乎只有山歌。

这种来自民间的歌声,像青藤自然生长于土地,发于一种最纯朴无邪的心灵。这是“饥者歌其食”的歌,这是“劳者歌其事”的歌,这是“情者动其情”的歌。在心灵和心灵之间,山歌就像桥梁和彩虹,或者像欢快奔向远方的淙淙清泉,带着特有的清凉和慰藉。

我有幸生于刘三姐的故乡,这种山歌文化的濡染,应该说是从一落地就开始了的。我的父母亲虽称不上当地的名歌手,但也是通过以歌传情而走到了一起。前些年母亲得了狂躁型的老年痴呆症,对现在的事情,对坐在眼前的儿子、儿媳和孙子一无所识,唯一能记起年轻时所唱的山歌。她兀自行走在烈日下和风雨中,一首接一首地唱着她年轻时曾唱过的山歌,有的悲,有的乐,有的是远古的掌故,直让我听得泪花晶莹。山歌对于她,也许只是大脑深处最后未能灭绝的细胞与神经,是生命的最后。这让我一遍又一遍地想起小时的乡土地,在春天耕耘的田野,在秋天收获的土地,那些被我称为叔或伯的农人,肩扛犁铧,口含木叶,信口就吹着的那些悠悠的歌调。若是在离村比较远的野外,碰上外村的姑娘,便打个呼哨,然后将一支支邀唱歌抛给对方。也许是春工农忙,在我所见中,成功邀唱的几率并不高,但他们还是饶有兴趣地一支接一支地唱着,似乎乐趣本身就在唱之中。当然,也有很多成功的时候,那大抵是在三月三走坡这一类乡村节日中,男女都放下心中惦记的农活,刻意走到坡头,你有情我有意地明着来。这样的日子,可以说漫山遍野皆是歌声。以至久而久之,那一带的岭坡人们都不记得叫什么坡,干脆就直叫三月坡。如果是男女三五人各作一

队而唱的，大抵是刚开始相识的同年间邀唱；如果是两男两女，则很可能是老相识了，因为我的家乡唱的是土拐歌，唱歌是一人为主唱，一人为伴唱，这两两成双的一对男子，往往也是两两成双的一对女子的相好。他们的距离，刚开始比较远，一般是坐在树下或石头边的某个地方，甚或是坡上的某个坟茔旁，随着歌声的越来越亲密，双方便在不知不觉中挪动位置，越来越近，越来越亲；从天明唱到天晚，从入夜唱到更深，然后，总有那么一个时刻，相伴着唱到夜的更深处。在农村，还有一种很常见的对歌的时候，是在有人家娶媳妇的日子，这样的晚上，新郎村里的男歌手与新娘一同来的伴嫁娘们，对歌是一出让人渴望已久的免不了的好戏。这时的对歌，是众目睽睽之下的一场乡村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一场心智的大竞赛，在我们那里，新郎和新娘在新婚夜只拜堂，但并不入洞房，他们的结合是等到第二天新娘和伴娘们回家后，新郎家再派一个童子去接新娘回来，这第二个晚上才是他们结合的时候。正是为了这山歌，世世代代的新郎和新娘将他们本该结合的夜晚腾出来让给歌声，让给被人们围得水泄不通的一座瓦屋。男歌手在厅堂，女歌手在洞房，一个简单的房门，成了歌声穿进穿出的唯一通道。这是一种演示型、竞赛型的唱法。如果是情歌，双方也是虚拟的，六十岁的老头和二十岁的大姑娘彼此称兄道妹，唱哥哥唱娇娥，众人是一点也不会觉得肉麻的。听众在这种场合，欣赏的是双方的智慧，按照农村的说法，是听他们的互相盘唱，看谁问得巧，听谁答得妙。好的山歌，真好比一曲又一曲的春江绿水，滋润在人们的心头，让老翁情不自禁地点头赞许，让青年遏制不住地打个呼哨夸赞，让那些老奶奶捶胸顿足地感叹天下竟有如此聪明机巧的说法。在我的记忆中，唱到最激烈的时候，似乎就是双方唱口风歌的时候，这是双方赤裸裸地互称高强的时刻，你不服我，我不服你，带着十二分的剑拔弩张的色彩。男的总是说女的如何如何不行，还是先回家拜师学艺，十年以后再来同我唱，女的则总是说男的如何如何菜牛，如果舍得下跪投师，本人可以考虑免费收徒。男的又说你歌哪有我歌多，好比牛毛满山坡，唱了三年六个月，才去一个牛耳朵；女的自然不服气，便唱你歌哪有我歌多，我歌要用火车拖，拖了十年十月整，车头打转还碰歌。那时他们还不知道西藏有牦牛和美国有航空母舰，否则不知道还会唱出什么稀奇古怪的奇思。如此之类，唱赢的一方，在乡亲们的眼里便如同英雄；唱败的一方，则是非常的不舒服或不服气，回家更思谋着如何在下一次挽回面子，练歌的劲头自然更盛。因而在乡间，手抄歌本是最常见的案头读物。一本本巴掌大的笔记本，一首首抄满了十几二十本，到了夜间，同伴们便聚在窗前，就着豆大的油灯刻苦练唱。似乎是天生的，很多农村青少年，在学校读书背书一点也不进味，但学歌时背起山歌来，则是聪慧无比，喃几遍就记住

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总觉得自己羽翼丰满了,就像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要远走他乡一样,他们便要出去“寻衅滋事”了。也许是开门红,一开始就唱赢了对方,这便更加鼓舞了他们的斗志;也许是开门黑,于是方知山外有山,只能灰溜溜地折回,重新砥砺。当然,更多的时候是为了和情人对唱,或者说是为了找老婆。在当时的农村,没有今天的电脑、电视,甚至电影也是不多的,在一个通信不发达的年代,山歌便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红娘”。农村人是讲情义的,听歌听音,听音知心,只要你的山歌唱得好,感情付得真,哪怕你家境贫寒点,也总会有好姑娘愿意跟你过一生。山歌,便在这样的心灵土壤上萌发生长,一开始就带着最真挚纯朴的感情走来,将人心带到最圣洁的地方。

1992年4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宣传部、民委等联合在柳州举办了首届健力宝杯民间歌王大奖赛。那时我在罗城文化馆做文学创作辅导员,为了参赛,便和文化馆的梁瑞光老师下乡物色歌手,抽到文化馆进行短期培训。其实我和梁老师都是不能真正唱山歌的人,只是我们两人都是以诗歌创作为主的,作诗讲究赋比兴,这和唱山歌的道理是一样的。我们的培训主要是交代他们,这次的比赛和平时乡村赛歌是不一样的,乡村赛歌,讲究的是谁唱得久(当然也包括唱得好),据说曾有一次赛歌,歌手面前各放一个竹筒,每唱一首,便在竹筒中放一颗黄豆,结果,双方歌手唱了几天几夜,黄豆都装了几竹筒,结果还是不分输赢。而这次比赛,时间是有限制的,因而主要是讲究谁唱得好,必须首首是精品,换句话说,必须每一首都有精彩的比兴,首首有一些奇思妙想在其中。在比赛中最容易犯的错误是唱一些人家唱过的现成的老歌,这些歌表面看来也蛮好,听众也觉得不错,但是不会得高分的,因为这些歌对于评委来说,是旧饭,他们早就听腻了,他们想听的是你临场发挥编出来的有质量的好歌,换句话说,这才是你真正的歌才。培训显然是有成效的。之后,我和梁老师便带着蓝承群、韦汉秋这对女歌手代表河池队奔赴柳州参赛。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山歌在城市亦为老百姓喜爱的情景,想来也应该,鱼峰山就在柳州啊。偌大的一个公园,一处一处的赛歌场,被自发赶来的群众围得水泄不通。唱到乏时,甚至有好心的听众主动为歌手递上一杯水;唱得好时,听众便自发地鼓掌喝彩。过了一关又一关,一关更比一关难,这其中,我们的歌手还得到了广西山歌学会会长覃承勤先生的临场点拨。最后,蓝承群和韦汉秋这对女歌手终于走到了决赛场。那是在柳州科技会馆的梯形大会场举行,整个会场人山人海,评委均是来自广西的文化界名人,广西电视台进行了现场直播。对手是来自柳州的著名男歌手方寿德等。经过一轮的考较,柳州的两名老歌手技高一筹,夺了歌王的桂冠,两名女歌手得了亚军,我亦有幸获得了广西歌师的称号。虽然没

有戴到王冠,但已足以让人雀跃。颁奖刚一结束,时任广西作协主席亦是评委之一的仫佬族诗人亦是老乡的包玉堂先生便赶来请我们吃夜宵。在席间,包老神采飞扬,赞语不绝,可以看出一个老歌手对山歌终于得到解放的无比激动与兴奋。从那以后,广西的歌王赛便一年比一年多,蓝承群、韦汉秋很快便在几年之后摘取了歌王的桂冠,甚至将广西山歌唱到了北京,唱到了中央电视台。

在我看来,山歌的魅力,首先体现在它的即兴性上。山歌不是文人创作,可以让你冥思苦想,可以让你三天两头改改涂涂,它的即兴性是要求歌手要像平时对话一样句无间接地在极短的时间内接答出对方所唱的内容,而且要求有一定的深度和智性。没有相当的聪明和机敏,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彩调剧中刘三姐和桃、李、罗三秀才对歌就生动地再现了这样的一幕,当桃、李、罗三位回答得稍慢一点,听众便紧紧催促;当他们的回答稍有失误,便被众人哄笑,因而,三位拿笔的文人唱山歌终究做的不是自己的拿手活,最后不得不败下阵来。从听众的一方看,即兴本身就是一种魅力,就是一次次智性的考验。当上一首歌抛出问题时,它不仅是给对方歌手的,同时也是给听众的,听众同样陷入思索的焦虑和悬念之中,而当下一首歌唱出,歌手风趣幽默地妙语解连环时,对于听众而言,就是一次豁然开朗、会心感悟、最后打心底里佩服歌手聪明才智的一刻。在这样极短的瞬间能够不断地获得心灵的启悟,这对于谁来说都是一场语言的盛宴。因而,用笔头创作的山歌是没有意思的,失去即兴性的或者说没有眼前即时对唱场景的山歌也就不是真正的山歌。平时拿一本歌书来念,和在现场听歌手对唱完全是两种天壤之别的感受和享受。即兴性除了时间性之外,还包括它所带来的空间性,这就是场面所带来的特殊魅力,这道理就像现代人一个人在家看电视上播放的电影和到影院里与满院的观众一同观看同一部电影所获得的感受不同是一样的。在对歌场上,歌手与歌手、歌手与听众间是充分互动的,歌手的聪明才智一次次激活着听众的情绪,听众的情绪又反过来一次次激发歌手的歌情和智慧,增强他们唱歌和唱赢的欲望,这种互动效应,打个不好听的比方,就好比赌鬼只有在赌场上才格外上劲一样,若是在静悄悄的一个什么地方做生意,对于赌鬼来说,就是赚钱也没有什么意思。这里边讲究的是一种味道,是一种生活的即时体验感。现代人越来越喜欢探险旅游,相当大的一个原因恐怕也是因为那种不可预测的体验感吧。即兴性还带来山歌的原生态性。由于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一次创造,歌手的歌都是心灵的真情流露,是他们人格、品德、智慧,尤其是他们乐观天性和幽默品格的本真显现,这时间容不得他们扭捏作态,容不得他们弄虚作假、无病呻吟和故作高深。山歌之所以打动人,应该说很大原因是因为这种语言的真诚。所以,唱山歌成了乡